



# 就业法案中的瑕不掩瑜

余凡

《国际日报》11月4日报道：“佐科维总统周一(2/11)正式签署了有关就业综合法的2020年第11号法令，有关就业综合法的规定也于周一晚上在国务秘书处的网站上发布，以便公众可以查询。”让一个月来对“就业法案”的争论给出了明确、坚定的答案。这部厚达1187页的法案，比10月中旬在国会审核时的812页多了375页。法案全文在国家秘书处(Setneg)网站公布后，隔天就收到了一些专家对法案内容的些微差错或欠妥之处提出的意见，其中尤以第6条对第5条的参考说词有明显的措词用语破绽。

“印尼CNN网”11月3日称，国家秘书部长(Mensesneg)帕拉第诺(Pratikno)承认，在总统签署的“就业法案”条文中存在瑕疵，但仅是行政技术性的错误。“关于就业的2020年第11号法案内的行政词汇有点失误，但那全是次要的技术性用语，并不影响到就业法案的法律实际内容。”他承诺国家秘书处会把法案内的条文词语完善化、明确化。

来自斗争民主党(PDIP)的国会议员达兰(Arteria Dahlan)对此表示不解，他建议政府将“就业法案”原文送回国会的立法委员，经过重新审核、梳理后交给国家秘书处。他对CNN说：“立法委员愿意法案被退回并立即修正，以免外面的噪音继续高。”

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法专家苏珊蒂(Bivitri Susanti)表示法案中的谬误可以被异议者提交到宪法法院(MK)，以证明政府在起草“就业法案”的敷衍、随意、不认真。“这能够作为废除‘就业法案’的补充资料，

其中的某一条款根本不能被执行。”

另一位专家尤淑夫(Asep Warlan Yusuf)认为法案中的一些错句，不能简单地由政府及国会之间协商处理。该法案应该重归国会的修正程序，经过全体会议审核、删改、通过后以全新的宪法号码向民众公布。“不可以如此简单地插入、修订。”除了上述选项，也有其他变通的方案，譬如颁布“总统法令”(Perppu)修改条款的不足之处。

以反佐科总统著称的“全能长老”登古(Tengku)可乐坏了，他4日在推特发文

说：“总统府承认在签署了的‘就业法案’中发现错误……总统周围的助手们竟忍心让他出丑，让人发觉那些签署了的文件之前没有被阅读……”其幸灾乐祸的扭曲心态跃然纸上。

时事评论员德尼(Denny Siregar)在其社交网络上屡次提醒民众，国外势力与国内利益集团、激进团体有沆瀣一气对付佐科总统的迹象，尤其是近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来访印尼后无功而返，肯定没有什么好心思；所以，国内某些“公知”对政府的指责声浪也随之高扬，原本已开始

偃旗鼓的某工会又准备罢工示威了。但政府方面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和回应。

说真的，大多数民众已经看穿了“反对阵营”的双重标准，他们对总统是百般刁难、鸡蛋里挑骨头，对“战友”的缺点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大多数民众相信总统是清廉而民主的，是愿意倾听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是真心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奉献的。也相信“就业法案”对精政反腐、吸引投资、提高民生的积极意义，对条文枝节中的一些瑕疵是可以理解、宽容的。

孟迪

# 造访祖籍地——新会

——节选自《歌中往事逝如烟》

光华号来了，走了。又来了，又走了。最后一次离去后，就杳无音信，不再回来了。我们日复一日的等待。最后只能接受现实：光华号是不会再来了。祖国就在瞬间变得遥不可及，希望顿成泡影。

我们是外籍，是外侨，而“外侨”这个称号这时候却犹如一个紧箍咒般牢牢的套在我们头上，令人窒息。

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上学，打工都是问题。外侨局人员隔三差五的来催缴外侨税。他们每次的到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母亲呼天抢地，拼死护着家中财物不让被充公的情景让我看着愤怒又心痛。

我突然间感到上天不公，突然间痛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家人和财物。痛恨自己求学的机会被剥夺。痛恨征聘广告上必需是印尼籍的条款。我现在连背个背包离开这个国家都不可能。

回国的希望已经幻灭。除了入印尼籍，不然就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过一份正常、安定和免于恐惧的日子。

可是，入籍需到雅加达向中央申请，要改名换姓，把中文名字改成印尼名，但最为关键的还是那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入籍费，那绝对不是普通大众负担得起的。

我常常翻看当时唯一的半中文字报纸，细心的阅读报纸上刊出的入籍人员名单，我很清楚名单上不可能出现我的名字，但每次翻开报纸，我还是情不自禁的翻到那个版面，期盼着有一天会有奇迹出现。以前“光华号”的名单中不曾有我，今天的入籍名单中也绝对不会有我。

夜深人静时，我拥被自坐，觉得这世界变得异常陌生，人生变得异常无望。

然而，世事其实就是一个笑话一场梦，梦里的情节没有逻辑可言，可随意反复翻转。

当我对一切都不再存有幻想，跑到外地去打工的时候，弟弟突然的一通电话却又翻转了我的人生。弟弟在

电话中告诉我我们要入印尼籍了，叫我赶紧回去签字。还说他已经自作主张地给我取了个印尼名，并在电话中给我念了一遍，问我满不满意。当弟弟把那长串拗口又难听的新名字念给我听时，我的感觉只是滑稽！就像是听着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的可笑。我忍不住对着电话哈哈大笑起来。

为了一场作秀的选举，天上竟然掉馅饼了。为了表现高民意，高支持度，高得票率，政府竟然简化了入籍条件，天文数字般的入籍费用也可以在所不计了。而要我们入籍后把选票给他的，竟然还是那个给我们制造了这一切苦难，在我们庆祝最后一个十一·一国庆节前一天泡制了这一场政治动乱后上位，并在位几届了都不肯下来的那位唯一总统候选人。入籍后，我们得违心把票投给颠覆了我们一生的人。我只能仰天长啸。

1990年，中印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昔日反目的兄弟又重修旧好了。可是，我们的世界早已被颠覆，我们失去的青春是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已变成身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不管愿不愿意，曾经是中国人而我们，却与中国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1994年，我来到了广州。从机舱俯瞰，我突然泪眼模糊。机舱底下那个陌生的国度里，埋藏着多少我的过去？

在广州的日子里，我试图去寻找我过去曾经熟悉的影子，寻找我未曾真正接触过，但却是最贴近我生命的事物。

我每天早上上班下班，说着粤语，说着普通话。和朋友上酒楼吃饭，上茶楼饮茶，到同事家里搓麻将，到歌房K歌，热泪盈眶的高声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夏天，我跑进古巷探幽，逛祠堂，赏地摊古玩，大树底下陪石桌椅上

的人们下棋，看孩子们在青石板路上跳跃嬉戏。

冬天，和友人围炉吃火锅，在酒吧里把酒言欢，各自诉说当年的家国情怀。偶尔走进小赵开在青少年宫前的小发廊，让他用热水洗头，按个背。跑到发廊隔壁阿连开的美容院里去敷个面膜，感受屋里橘黄色的灯光在暖着寒冷的冬夜。不知为何，这样的日子竟然让我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仿佛我的日子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过的。虽然以前从未到过广州，但这里的一切，均是那么的熟悉，是那种曾经经历过的熟悉。

那段期间，我惊讶的发现，不论是在广州，或是到其他地方，不论是在哪里，那怕是一个我未曾去过的，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心底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和融入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这个国度里的一切跟以前所认识的已全然不同，但那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却如影随形。

每次从外地搭机回广州，从天上俯望白云机场，心底里竟然会升起一种回家的喜悦，这种以前在印尼时都不曾有过的感觉让我很是吃惊。我常常疑惑，这些归属感从何而来？问过那些从印尼过来旅游的朋友，他们都没有这种感觉，为何唯独我有？是否因为自己的固执和执着？还是因为我的血液里本来就流淌着父亲遗传过来的记忆？

那天，我和表哥回到了父亲的老家。我们从广州搭大巴来到新会，再转出租车前往田金乡，奇岗里，那个从小就熟悉的，常常在父亲收到的信件后面看到的地址。车子出了城区，驶离大路，转入厚水泥灌成的小路上，然后在一个村口停了下来。

村子里很安静，几条水泥铺成的小街道旁是一座座

砖砌的平房。表哥带着我一条街又转入另一条街的走着，他指着一间屋子对我说这是你阿广哥的房子，对面那一座是你阿英哥的房子，阿广哥兄弟俩的祖父和我的祖父是兄弟，他们俩早已移居香港，只有清明时节才会回来祭祖，所以两间屋内都空无一人。表哥又把我带到一间围着砖墙的房子说：这就是你们的房子，现在静里住着别人了。我从敞开的大门往里望，里面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最后表哥把我带到街道尽头，在一个杂草丛生，只剩下一道残破木门的空地前停了下来，表哥说：这也是你们的房子，你父亲以前就住在这屋里。

表哥见到熟人，过去打招呼。我独自在父亲那坍塌得只剩下一道木门的老家空地上堆上坐了下来。望着那道倾斜的木门和里面丛生的杂草，我仿佛看到了年轻的父亲，和我未曾谋面的祖父祖母在这道门里的生活场景。

父亲当年应该是在这道门里结的婚，也是在新婚的第二天从这道门里走出去，离开他的父母和新婚妻子，远渡重洋下了南洋。不想那一走，竟成永别。当父亲终于可以重回自己家园的时候，他见到的，就是现在这一道破落的木门，门后面已经再也没有任何人影，就连那座他生活了十六年的房子也都已经消失无踪了，就剩下这一道门。

我不能想象当年父亲站在这一道残破的木门前是何种心情。而我则在默默的守着木门却泪如泉涌。我仿佛看到日夜倚门遥望，期盼儿子远行归来的祖父，和他（她）们失望的眼神。我轻声叫了一声：爷爷，嬷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叫自己的祖父祖母，我不知道她（她）们在天之灵是否能听得到？

们都是在印度尼西亚出生长大的。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外公，我印象中的外公，就是清明节时大家热热闹闹上山扫墓时看到的那一坏黄土。而外婆在印度尼西亚的那一段漫长岁月里，除了学会喝咖啡外，她竟没有学会讲一句印尼话，更没有学会一日三餐吃辛辣的印尼菜。她一个女人家，在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度里，是怎样把几个孩子拉扯长大的？在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她是否曾感到孤单无依？是否会在寂寞的黑夜里，想念自己的家乡和家中的亲人？她是否曾期盼过像眼前的老婆婆们一样，用她懂得的语言和邻居闲话家常？她是否曾期盼过有人会和她一起哼哼潮剧，唱唱她常给我们唱的戏曲？

外婆在九十高龄时曾经去世过一次，当大家正忙着在她为她办理后事的时候，她竟然又活了过来。这让从雅加达带着朋友的吊唁吊金回家来的大舅很是尴尬，不知该把吊金留着还是该退回去。回想起来，外婆在那么大的岁数还不愿意离去，不知是否因为内心还有未了的心愿？她是否一直在期盼着可以落叶归根？

坐在这几位老人家的面前，我突然感受到了外婆生前内心里面的孤单和寂寞。我想，虽然外婆在海外身体健壮，子孙满堂，而且还活到很大岁数才往生。但，眼前这几位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生活的乡下老婆婆们，她们这一生或许活得比外婆快乐和自在？而在我父亲的心里，是否也一直深藏着和外婆一样的无奈和落寞？我也想到了大妈，她一个人驻守在这个村，守在自己的乡下，当她独自一人，独自在承受着被清算的痛苦时，她心里是否也曾曾经兴过要离开家乡，也到南洋去过那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日子的渴望？

我想要到祖父祖母和大妈的坟上去祭拜，父亲上次回来时到山上去找到了据说是祖父祖母和大妈的坟，但我这次去，竟然连“据说是”的坟都没有找到。

三宝堃·何伟兰

# “东方游圣”徐霞客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可是，2020年肆虐的新冠疫情把人们禁足在家，因此倍加思念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旅行家徐霞客。他与13世纪西方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分别被推荐为“东、西方游圣”。为何他享有如此盛誉呢？

他从小立志。1586年，徐霞客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一个有名的耕读世家。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喜游览山水。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其钟情于《舆地志》、《山海图经》这类的地理书籍。少年时，就立志“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发愿遍游祖国山河。

他践行梦想。1608年，22岁的徐霞客正式出游。知书达理的母亲鼓励他：“身为男子，应当志在远方！”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乡。从此，直到54岁逝世，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考察中度过。他“达人所之

未达，探人所之未知”，足迹遍及今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和云南等21个省、市、自治区。

他科学考察。徐霞客的游历，并非仅为寻奇访胜，更为探索自然奥秘。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考察结果较科学。如他对桂林七星岩15个洞口的记载，同今天地理研究人员实地勘测的结果大体相符。

徐霞客是世界上科学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先驱。他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考察了100多个石灰岩洞，考察范围世界最广，考察时间世界最早。他指出：岩洞是由于流水的侵蚀造成的，从石灰岩中滴下的水蒸发后，石灰岩凝聚成各种奇形妙状的钟乳石。这些见解大部分符合现代科学原理。

他坚持纠偏。浩荡的长

江发源于哪？徐霞客“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论证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关于“岷山导江”的说法。同时，他还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

他倍尝艰辛。世界因为坚强的心而更精彩。徐霞客的游历考察几乎无人资助，主要靠自背行李、孤独地徒步跋涉。他考察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至的边疆地区。他几次遭遇生命危险，苦不堪言。他栖风云而休，他衔雨雪而歌！他不避风雨，不惧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

他勇者无惧。28岁时，徐霞客在雁荡山攀悬崖，绳子断裂，差点粉身碎骨，他机敏

地抓住了一块凸出的岩石，把断了的绳子接起来，继续攀登，终于爬上了崖顶；在黄山，徐霞客遭遇大雪。积雪齐腰深，背阴处已结冰，他用铁杖在冰上凿坑，脚踩着坑缓慢爬上了山顶；51岁时，湘江强盗，他的行李和旅费被洗劫一空，他坚定地说：“吾荷一钵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徐霞客继续顽强前行。

他著书立说。在旅途中，有时日行百里，露宿残垣，寄身草莽，他仍坚持燃枯草照明，以笔为记，完成了约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他的文学造诣很深，他把山水云雨情趣化、拟人化，如广西桂林的江上奇峰被比为“青莲出水”；阳朔被比为“碧莲玉笋世界”。这部书兼具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被誉为“千古奇书”。书中记录了山水名胜、奇观异景、风俗民情和社会生活等，被后人誉为“明末

社会的百科全书”。

1987年2月20日，为了纪念徐霞客的400年诞辰，为了纪念徐霞客的巨大贡献，中国发行了一套徐霞客主题的纪念邮票。一套三枚。分别是摒弃仕途矢志远游，面值8分；岩栖穴处排日记程，面值20分；登必至极

途穷不忧，面值40分。这一套邮票深受人们喜爱和收藏。《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5月19日也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34年啊，徐霞客出生入死，却仍不停地走向至爱的诗与远方。他融进了山水，融进了岁月。他用男子汉的十趾敲击着中华大地，谱写着动人的华彩乐章。他，千古奇人徐霞客，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